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旣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
之三十五年己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
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
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
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
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
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
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
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
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
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旣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而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又曰。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
如氷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
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
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
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
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

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郤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序說 畢

# 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

程子曰。凡看文字。須先曉其文義。然後可

以求其意未有不曉文義而見意者也

程子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便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若能於語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程子曰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又曰

論孟。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

或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程子曰。固是好。但終是不浹洽耳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程子曰。學者先讀論語孟子。如尺度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曰。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

謂雖多亦奚以爲

讀論語孟子法畢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聲饜於豔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旣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塡音田○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而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復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貧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
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
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
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
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梁惠王
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孟子對曰殺
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梃
杖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
答也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饑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

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王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

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

能一之嗜甘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閒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
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
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
放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
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
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
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
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
事可得聞乎。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
侯者。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
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
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正此意也。以。已通用。
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

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

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
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
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
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
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
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
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
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
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
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
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
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
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
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
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
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
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
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
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
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
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
又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常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爲理物之義者平聲，爲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敎。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此言制民之

産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産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以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爲王言樂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頞。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

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爲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爲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

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

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

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

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情性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

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晏子。齊臣名。

嬰。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琊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晏子對

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爲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

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睊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

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之行去聲○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

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

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哥工可反煢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外八百畝爲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則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

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槖音托戢詩作輯音集○王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

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

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亶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

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
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
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
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
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
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
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
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
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
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
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
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
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
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
以克己復禮之端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

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
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
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内
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孟子將問
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
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孟子見齊
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
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

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此言非獨以此進退

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傳直戀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曰臣弑其君可乎桀紂天子湯武諸侯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

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弒之罪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

琢玉哉。鎰音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

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然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

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

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幷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

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

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饑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饑寒。救其

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滕國名○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逼己而恐也孟

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

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

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

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

殺人。是以其所殺人者害人也或曰世守

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

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效死守之。

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

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

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

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

曰。孟子之於文公。始敎之以效死而已。禮之

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

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

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爲愈。故又請擇於斯

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

謀矣。然理之可爲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爲

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

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去聲○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

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

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

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齊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
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
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
子之孫。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
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
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
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
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曰。管仲曾
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曰。

（孟子言也。顯。望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也。鎡音玆。○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

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

壯。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爲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爲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

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為得其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勇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聞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

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詞耳若論其
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
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
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守其志
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
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
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

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

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爲句。近世或幷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

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辟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

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卽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於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旣聖矣乎。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既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平聲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

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一節，林氏亦以為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

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其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

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僞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

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結上文之意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孼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禍之自已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已求者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

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

廛無夫里之布

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内

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然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

惡去聲下同○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

發見知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有是心惟君子為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函音含○函甲

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人也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爲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爲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爲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爲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爲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

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通○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恥之莫如爲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大舜有大

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舍上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已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舜之側微耕于歷山陶于河濱漁于雷澤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趙氏曰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爲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

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能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孟子卷之四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爲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値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

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

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

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

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

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

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

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

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已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

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

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

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兵

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

○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

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大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爲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

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爲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

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

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爲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

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夫音扶○沈同）

（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與並平聲○天）

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

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

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

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考而後通。若以第二篇

十章十一章。置於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孟子致爲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

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

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網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

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

有欲爲王留行

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

予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爲王留我。是所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

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

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然今不可考矣。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

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

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休地名

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

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旣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四

# 孟子卷之五

##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汩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卽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皆沿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

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甸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爲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己冢宰六卿之長也歠飲也深墨甚黑色也

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仆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告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忘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

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

公田。其外八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皆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什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狠戾猶狠藉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幷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都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一矣。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餘夫二十五畝。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志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有爲

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

衣去聲捆音閫○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

聲○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

為厲。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
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
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冶。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為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

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皆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動。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爲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乃所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本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鵙古役反○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爲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

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平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

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壁又音闢○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托辭以觀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祖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墨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憮音武閒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閒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

已發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卷之五

# 孟子卷之六

朱熹集註

##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田。獵也。虞

人。守苑囿之吏也。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嘆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不可枉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爲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

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二反○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卹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嫁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

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爲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問曰。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共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為去聲舍上聲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為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並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

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羨延面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

有人於此毁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墻壁之飾也毁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

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咻音休○戴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

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矙音勘○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矙。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

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强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强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汚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去聲下同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
二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
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
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
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
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
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
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〇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〇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

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讀爲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有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去聲爲亦去聲莩皮表反○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絶。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

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

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

賊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眞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

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

咽。呑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

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辟績也纑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

歸也。已。仲子也。鶃鶃。鵝聲也。頻顣而以母則

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既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

# 孟子卷之六